

魯彥散文集

LUYAN SANWEN

JI



魯彥散文集



上海文
藝出版
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鲁彦散文集

王鲁彦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3 字数 218,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078·3470 定价：1.05元

序

许 杰

《鲁彦散文选集》的责任编辑，和至今尚健在的鲁彦夫人覃英同志，都曾先后要我在这本集子的前面，写一点什么，当作一个序言。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我当然乐意承担并且接受了下来。

我和鲁彦的交情，不能算是很深，但在差不多六十年以前，我们已有过交往，而且对他的为人为文，自认还有所了解；在我的脑筋中，的确还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象。

记得是在一九二三或是二四、二五年间，自己正在学写小说，向《小说月报》投稿。那个时候，我和王以仁同住，同在一个学校教书。我们在课余之暇，总是约着跑四马路，买来新书新杂志，如饥似渴的抢着阅读。那时鲁彦和王任叔，已经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他们的作品，我们都抢着反复的欣赏和推敲。我们边读边发表着不成熟的议论，各自说着自己的看法或见地，有时甚至相互争辩起来，竟然会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各不相下的；有时也在相互挖苦、打趣着。

鲁彦、任叔和以仁都是同宗。记得我和以仁在一次谈到

他们的时候，以仁却用“吾家”两字，加在他们的头上。这固然表示亲切，同时却也表示他的自夸或自傲。但我听到他口中说出什么“吾家鲁彦”时，我却有意对他挖苦，对他取笑，就说：“不要王小二自报家门，自我炫耀”，或者再进一步，说是“王小二自吹自擂，抬出你家王大，借势吓人”。这种时候，我是有意把鲁彦或任叔，称作王大或是王二，而把以仁自己，比作可怜的王小三的。有些时候，我们也提到王统照。在以仁口中，把他们合称“三王”，但我却说，“还要加上眼前你这王小三，该是‘四王’，而你以仁，应该排行第四，要以王小三降而为王小四哩”。至于谁是王大，谁是王二，记得当时也没有排定。总之，对于鲁彦，在我们口中，是曾经被称作王大或是王二的，这当然也反映出我们对他的尊崇。有些时候，王以仁有意自夸，说是中国文坛，三王就占去大半。于是我说，“不要漏去王小四，你要自附骥尾，又何必扭扭捏捏！”

如今我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了，回想到几十年以前的这些琐事，想到几十年以前和他们有过的交往，以及曾经读过他们的文章、受过他们精神的熏陶的朋友，一个个都不在了，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就以上面所提到的“四王”来说吧，他们都是二十年代就出现的文学作家，他们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上，都有他们自己的成绩和建树。同时，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业绩，以及通过他们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作风和艺术成就，都曾在我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深刻影响，这就使我对他们的先后逝去，除去悲痛之外，更有一种深切的怀念。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吧，那真是一个艰难的岁月。那时我在福建建阳暨南大学教书。建阳这个地方，交通阻塞，文化比

较落后。当我得知鲁彦因为贫穷、疾病，在颠沛流离中逃难，以至在桂林死去时，已经是他死去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我悲感交集，情不自己，就写了一篇短文，用以表示我对他的怀念和崇敬。这短文，现在还编在我的散文集中。

以后，每当我想起鲁彦这样一位有良心，有正义感，毕生为文艺事业而不倦的奋斗的文艺战士时，心中不由就浮起一些至今沉积在记忆深处之印象。

该是在西湖相处的那一年吧。有一次，我们共同在湖上划着一只小船。我们划划停停，让小船在水面上浮漾，同时也在无拘无束的谈着心中浮起的印象或感想。记得当时，我们曾彼此谈起对方发表过的作品，谈起他的《柚子》，也谈到我的《惨雾》。鲁彦是精通世界语的，我在那时，并不真切知道。当时上海有个世界语学会，也有一个宣传世界语的刊物，叫做《绿光》。大概我是从这《绿光》上得知世界语学会会有什么活动，我也以世界语爱好者的身份去参加了一次。至于这一次会议的内容，究竟是为欢迎爱罗先珂呢，还是世界语学会成立呢，我可记不起来了。不过，那一次集会以后，在《绿光》的某一期上，就有一条短小的报道，报道了这一次集会的简要内容以及参加者的姓名。后来，这一节简短的报道，我也看见了。但是，在报道中，却把我的名字“傑”字错印作“燦”字了。当然，我的名字，原是无名之辈，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印刷工人的排错，校对先生又没校出，以至形成这个错误，因此感到没有必要来一个“来函更正”，看过也就算了。谁知这一次在西湖的小船上，对坐划船，停停谈谈时，忽然，鲁彦问我是否是世界语的爱好者，曾否参加过世界语学会的活动。对于这些，我虽然觉得内心有愧，但我还是如实地回答了。接着，他就问我，“你

的化名叫许燦？灿烂的燦”。我听到他的问话，自然就想起《绿光》上的错误，于是我摇摇头，但心中又觉得有点愧怍，同时，对于他的细心，留意世界语运动的发展，至今还有较深的印象。我曾经学过世界语，但由于自己没有坚持，始终没有学好。不过，对于世界语主义者，以及世界语学者所提出的爱世主义“人类爱”或“人类一分子主义”，我却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不记得是不是当年在西湖船上受到鲁彦的启发。总之，当我以后想起世界语主义者的“人类一分子主义”的内涵时，有时固然想起了爱罗先珂，但有时也想起了鲁彦。而且，当我一想起这“人类爱”或是“人类一分子主义”的时候，自己的心中，自然而然就会浮现起和鲁彦在西湖一同划船谈话时的情形来的。

抗日战争开始的一年，我到了长沙，其后，我回天台主持大公中学。过了两年以后，我应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之聘，离开天台，奔赴榕县，经过桂林。在这两个地方，我都碰到过鲁彦。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是一贯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凡是有爱国主义思想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这种态度，没有一个不恨之入骨的。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磨擦”。我记得，我在长沙的时候，一和鲁彦谈到抗战的局势，谈到了时局，大家就痛心疾首地谈起许多地方，国民党人怎样破坏团结，对共产党人加以欺凌压迫的具体事实。这种情形，虽然报纸上不一定有所反映，但相互转述，以口传口的故事，却是不不少的。鲁彦是一个平和可亲的人，但当他一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一面表现出嫉恶如仇和切齿痛恨的心情，同时也表现出咬紧牙关，忍辱负重的决心。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的武器就是文艺作品。

那时候，我们提出抗战文艺和抗日文艺运动的口号，我们要在作品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一面要宣传抗战必胜的精神，一面又要揭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共阴谋活动。当时所有有良心的文艺工作者，莫不如是，而鲁彦尤其如是。当我那一年路过桂林找到鲁彦的时候，鲁彦和愈之同志，都在国际通信社工作。我非常想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平时在外间难得听到的消息。说穿了，就是在这抗战转入长期、持久阶段，在国际方面，我们如能从苏联方面得到一点什么消息，将会增加我们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国内，则是希望听到八路军和延安的消息。但是，我虽然很希望从他们那里多听到一点什么，多找机会和他们谈谈，但他们却是非常之忙。记得那次和鲁彦相见，我谈起这种心情，他的回答，却是要我们自己多做本位工作，说抗战是持久的，需要唤起民众，我们要从思想宣传上下功夫，我们的本位工作，就是要用我们的作品去做唤起民众的工作。他的这些话，至今还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鲁彦去世以后，我老是想起他对人生的表面冷静而内心热情的态度，想起他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与对丑恶者的仇视的胸怀，想起他对文学事业的坚贞与不断奋斗的精神。我总认为一个作家的文章事业和他的人生事业不能分割成两个部分。鲁彦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如今看来，这是和他的世界语学者所具有的爱世精神和所谓“人类一分子主义”分不开的，至于他对事业的忠贞，他办的文艺刊物，往往办了被迫停止，但他却停了又办，也完全是他坚毅的精神和对真理的执着的表现。

鲁彦的文章与事业，自有他客观存在的价值，整部的文学史与广大的读者，也自会有客观的评价，这是不能以某一个人

的主观看法为依据的。鲁彦逝世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我们不仅早已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大陆，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早已打败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创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又曾多次经受了极“左”路线对于文化的危害，特别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但鲁彦的作品，还是在闪闪发光，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这充分说明它是存在下去的生命力的。如今，鲁彦的小说选集，已经在编选出版，他的散文选集，也已经编选完毕，这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

我自己对于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几十年来，基本上已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我认为一切艺术作品，不但是人生的反映，也是作家在反映人生中对人生的批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的文学作品，同时又是作家的人格和精神的外露。特别是在作家的散文当中，更是如此。对于这本《鲁彦散文选集》，我不想就某几篇具体的作品枝节地进行评介；但是，我相信，从这本选集中的每一篇作品中，都可以窥见作者鲁彦的人格和他的精神面貌。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如果以心逆心，一定能通过这本散文选集，一直通向鲁彦高尚人格和纯洁灵魂的深处，体味到跳动着的他那对人类的爱和对文艺事业的忠贞以及坚毅不拔的战斗精神的。

一九八三年二月于上海



王魯彥像

目 次

序	许杰
狗	1
灯	9
给 LN 君	12
弱者中弱者的一封信	15
秋雨的诉苦	21
微小的生物	23
雪	27
生的痕迹	32
夏天的蛙	33
寂寞	36
幸福的幻影	38
战场	40
新的枝叶	43
从昏暗的天空里	45
童年的悲哀	48
伴侣	72

父亲的玳瑁·····	86
开门炮·····	94
父亲·····	99
杨梅·····	101
清明·····	106
钓鱼·····	112
我们的学校·····	123
孩子的马车·····	133
旅人的心·····	140
活在人类的心里·····	147
雷·····	150
母亲的时钟·····	155
火的记忆·····	163
风筝·····	174
干爷和干妈·····	179
食味杂记·····	182
船中日记·····	186
我们的太平洋·····	197
厦门印象记·····	203
驴子和骡子·····	215
听潮的故事·····	224
西行杂记·····	233
关中琐记·····	241
西安印象记·····	259

秋夜·····	274
四岁·····	284
幸福的哀歌·····	288
编后记·····	317

狗

“我们的学校明天放假，爱罗先珂君请你明晨八时到他那里，一同往西山去玩。”一位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来告诉我。

“好极了，好极了！”我喜欢得跳了起来，两只手如鼓槌似的乱敲着桌子。

同房的两位朋友见我那种样子，哈哈的大笑了。

住在北京城里，只是整天的吃灰吃沙，纵使有鲜花一般的灵魂的人也得憔悴了。

到马路上去，不用说；大风起时，院子内一畚箕一畚箕扫不尽的黄沙也不算希奇；可是没有什么风时关着门，房内桌上的灰也会渐渐的厚起来，这又怎么说呢？

北京城里有几条河，都如沟一样的大，而且臭不堪闻。有几个池多关在皇宫里，我不知他们为什么叫那些池为“海”，或许想聊以自慰罢。所谓后海，现在已种了东西。

北京城里也有几个小山，但是都被锁在皇宫里。

这样苦恼的地方，竟将飘流的我留了四五年，我若是不曾见过江南的风景倒也罢了，却偏偏又是生长在江南。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说我在北京读了这许久书，却不知道我肚里吃饱了灰。

西山离城三十余里，是一座有名的山，到过北京的人，大概都要去游几次。只有我这倒霉的人，一听人家谈起西山就红了脸。

来去的用费原化不了多少，然而“钱”大哥不听我的命令，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扑满虽曾买过几次，但总不出半月就碎了。

从高柜子上换得的几千钱，也屡屡不能在衣袋中过夜。

不幸，住在北京四五年，竟不曾去过一次。这次爱罗先珂君邀我一道去游这里的名山，我还不喜欢吗？

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后，我就急忙预备我的东西。从洗衣作里取回了一身衬衣，从抽斗角里找出了一本久已弃置的抄写簿，削尖了一支短短的铅笔，从朋友处借来了一只金黄色的热水瓶。

晚饭只吃了一碗，因为我希望黑夜早点上来。

约莫八点钟，我就不耐烦的躺在床上等候睡神了。

“时间”是我们少年人的仇敌。越望它慢一点来，好让我们少长一根胡髭，它却越来得迅速，比闪电还迅速；越希望它快一点来，好让我们早接一个甜蜜的吻，它却越来得迟缓，比骆驼还迟缓。

“天亮了吗？天亮了吗？”我时时睡眼蒙眬的问，然而仔细一看，只是窗外的星和挂在墙上的热水瓶的光。

“亮了！亮了！……”窗外的雀儿叫了起来。我穿了衣，下了床，东方才发白，不敢惊动同房的朋友，只轻轻的开了门走

到院中。

天空浅灰色，西北角上浮着几颗失光的星。隔墙的柳条儿静静的飘荡着，一切都还在甜睡中，只有三五只小雀儿唱着悦耳的晨歌，打破了沉寂。我静静的站着，吸着新鲜的空气，脑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浑身沐在欢乐之中了。天空渐渐变成淡白的——白的——浅红的——红的——玫瑰色的颜色。雀儿的歌声渐渐高了起来，各处都和奏着。巷外的车声和脚步声渐渐繁杂起来。一忽儿，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线金色的曙光，和奏中加入了鹊儿的清脆的歌声。巷内的人家都砰嘭的开了门，我的旅馆的茶房也咳嗽着开了大门。

我回到房中，那两位朋友还呼呼的酣睡着。开了窗子，在桌旁坐下，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我暗暗的想道：

“西山也有如梦一般的甜蜜吗？”

一会儿，茶房送了脸水来。我洗过脸，挂上热水瓶，带了簿子和铅笔要走了。回过头去一看，那两位朋友依然呼呼的酣睡着，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我对他们低低的吟道：

“静静的睡着罢，亲爱的朋友们。梦中如有可爱的人儿，就不必回来了。”

太阳已将世界照得灿烂，微风摇曳着地上的柳影，我慢慢儿的踏了过去。

在路旁的小店里，我买了几个烧饼，一面咬着，一面含糊的唱着歌，仰着头呆看那天上的彩云，脚步极其缓慢的移动着。今天出门早，早到爱罗先珂君处也要等待，所以走得特别的慢。

然而事实并不这样，这极长极长的路，却不知不觉地一会儿就走完了。

爱罗先珂君仍和平日一样的赤着脚躺在床上和一个朋友谈话。他热烈地握着我的手，问我为什么来得这样早，说我的灵魂还要早呢，它昨夜已到了西山了。他微微一笑，将我的手紧紧的捏了一捏。

我们三人吃了一点饼干，谈了一会，就陆续来了几位朋友。要动身时凑巧又来了一个日本的记者，谈论许久，说是爱罗先珂君将离开中国，要照一个相。照相后，我们方才动身。去的人一起十二个，除爱罗先珂君外，其中有一个日本人，一个台湾人，三个内地人，其余都是朝鲜人；我们随身带去一点橘子，糕饼等物。

出了西直门，我们分两路走。坐洋车的往大路，骑驴子的往小路。我和爱罗先珂君都喜欢骑驴子。

那时正是植树节，又逢晴天，我们曲曲折折的在田间小路上走，享受不尽春日的野景。有些人唱着日本歌，有些人唱着世界语歌，有些人唱着中国歌。我的驴子比谁的都快，只要我“得而……”一喝，拉紧缰绳，它就飞也似的往前疾驰。只是别的驴子多不肯跟着上来，它们都走得很慢，使我屡次不耐烦的在前面等。有一次我的驴子在路旁等它们，让它们往前走，不知怎的，忽然那些驴子都疾驰起来。我很奇怪，将自己的驴子跟在别一匹驴子后一试，也多是这样。后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我的驴子要咬别的驴子的屁股，别的怕了起来，所以疾驰了。于是我发明了一种方法，等大家鞭不快驴子时，我就挽转缰绳跑了回去，跟在后面。这样一来，大家就走得快了。

“为什么它们不怕鞭子，只怕你呀？”爱罗先珂君惊异的问我。

“因为我的驴子是雄的……”我回答说。